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讀史論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高崇禧等  
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君賜紫金魚袋臣馬光奉勅編集

陳紀一

起疆圉赤奮若盡  
屠維單闕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

永定元年春正月辛丑周公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  
百官于露門追尊主考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大赦  
封魏恭帝為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  
黑以李弼為太師趙貴為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為太  
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 詔以王琳為司空



驃騎大將軍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為左僕射 周王  
 祀園丘自謂先世出於神農以神農配二丘始祖獻  
 侯配南北郊文王配明堂廟號太祖癸卯祀方丘甲  
 辰祭大社除市門稅乙巳享太廟仍用鄭玄議立太  
 祖與二昭二穆為五廟其有德者別為祧廟不毀辛  
 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元氏后魏文帝之女晉安公  
 主也 齊南安城主馮顯請降於周周柱國宇文貴  
 使豐州刺史太原郭彥將兵迎之遂據南安 吐谷  
 渾為寇於周攻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  
 于翼赴援翼不從僚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

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耳掠而無獲勢  
 將自走勞師以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  
 數日間至果如翼所策 初梁世祖以始興郡為東  
 衡州以歐陽頴為刺史久之徙頴為郢州刺史蕭勃  
 留頴不遣世祖以王琳代勃為廣州刺史勃遣其將  
 孫盭監廣州盭帥所部屯始興以避之頴別據一城  
 不往謁閉門自守勃怒遣兵襲之盭收其貲財馬仗  
 尋赦之使復其所與之結盟江陵陷頴遂事勃二月  
 庚午勃起兵於廣州遣頴及其將傅泰蕭孜為前軍  
 孜勃之從子也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



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 癸酉周王朝日於東  
郊戊寅祭大社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  
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  
止之開府儀同三司宇文盛告之丁亥貴入朝護執  
而殺之免信官 領軍將軍徐度出東關侵齊戊子  
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 歐陽頎等出南康頎屯豫  
章之苦竹灘傅泰據臨口城余孝頃遣其弟孝勵守  
郡城自出豫章據石頭巴山太守熊曇朗誘頎共襲  
高州刺史黃灋範又語灋範約共破頎且曰事捷與  
我馬仗遂出軍與頎俱進至灋範城下曇朗陽走

灋範乘之頎失援而走曇朗取其馬仗歸于巴山  
文育軍少船余孝頃有船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  
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  
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遺周廸書約爲兄弟廸得書  
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  
下燒豫章柵爲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  
文育由間道兼行據羊韶羊韶上流則歐陽頎蕭孜  
下流則傅泰余孝頃營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頎  
等大駭頎退入泥溪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  
頎癸巳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頎乘舟而宴巡臨口



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秦檜之攻孝頃退走 甲午  
周以于謹爲太傅大宗伯侯莫陳崇爲太保晉公護  
爲大冢宰柱國武川侯蘭祥爲大司馬高陽公達奚  
武爲大司寇 周人殺魏恭帝 三月庚子周文育  
送歐陽頎傳秦于建康丞相霸先與頎有舊釋而厚  
待之 周晉公護以趙景公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  
之巳酉逼令自殺甲辰以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  
史 曲江侯勃在南康聞歐陽頎等敗軍中凶懼甲  
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  
夏四月巳卯鑄四柱錢一當二十 齊遣使請和

壬午周王謁成陵乙酉還宮 齊以太師斛律金

爲右丞相前大將軍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爲司空錄尚

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右僕射楊愔爲左僕射仍

加開府儀同三司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爲左僕射

上黨王渙錄尚書事 丁亥周王享太廟 壬辰改

四柱錢一當十丙申復閉細錢 故曲江侯勃主帥

蘭鼓襲殺譚世遠軍王夏侯明徹殺鼓持勃首降勃

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任據廣州蕭孜余孝頃猶

據石頭爲兩城各據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丞相



霸先遣平南將軍侯安都助周文育擊之戊戌安都  
潛師夜燒其船艦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軍進攻之  
蕭孜出降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丞相霸先  
以歐陽頎聲著南土復以頎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  
未至其子紇巴克始興頎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  
州嶺南悉平 周儀同三司齊軌謂御正中大夫薛  
善曰軍國之政當歸天子何得猶在權門善以告晉  
公護護殺之以善爲中外府司馬 五月戊辰余孝  
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 王琳旣不就徵大治舟艦  
將攻陳霸先六月戊寅霸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安

都爲西道都督周文育爲南道都督將舟師二萬會  
武昌以擊之 秋七月辛亥周王享太廟 河南北  
大蝗齊主問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  
志土功不時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  
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  
是以出叔瓚季舒之兄也 八月丁卯周人歸梁世  
祖之柩及諸將家屬千餘人於王琳 戊辰周王祭  
太社 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黃鉞殊禮贊拜  
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爲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  
錫陳國置百司 周孝愍帝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



權司會李植自太祖時爲相府司錄參掌朝政軍司馬孫恒亦久居樞要及護執政植恒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於周王植恒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之政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爲然鳳提曰以先王之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以事付二人何患不成且護常帶自比周公臣聞周公攝政七年陛下安能七年邑邑如此乎王愈信之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爲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

潼州刺史欲散其謀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曰天下至親無過兄弟若兄弟尚相疑它人誰可信者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志非唯不利陛下亦將傾覆社稷使臣無面目見太祖於九泉且臣旣爲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尚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臣之言踈棄骨肉王乃止不召而心猶疑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刻日召羣公入醢因執護誅之張光洛又以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



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召鳳等議  
事及至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王方悟獨在  
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賀蘭祥逼王遜位幽於  
舊第悉召公卿會議廢王爲畧陽公迎立岐州刺史  
寧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乃  
斬鳳等於門外孫恒亦伏誅時李植父柱國大將軍  
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遠疑有變沈吟久之乃  
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可作叛臣邪遂就徵旣至長  
安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之引與相見謂之曰公  
兒遂有異謀非止屠戮護身乃是傾危宗社叛臣賊  
子理宜同疾公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  
植又口辯自陳初無此謀遠謂植信然詰朝將植謁  
護護謂植已死左右白植亦在門護大怒曰陽平公  
不信我乃召入仍命遠同坐令畧陽公與植相質於  
遠前植辭窮謂畧陽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  
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  
合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植弟叔詣叔  
謙叔讓亦死餘子以幼得免初遠第開府儀同三司  
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  
刑泣謂穆曰吾不用汝言以至此穆當從坐以前言



獲免除名爲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浙州刺史基  
尚義歸公主當從坐穆請以二子代基命護兩釋之  
後月餘護弒畧陽公黜王后元氏爲尼癸亥寧都公  
自岐州至長安甲子即天王位大赦 冬十月戊辰  
進陳公爵爲王辛未梁敬帝禪位于陳 癸酉周魏  
武公李弼卒 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  
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  
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  
不奉命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湯主王僧志代之乙  
亥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爲

江陰王梁太后爲太妃皇后爲妃以給事黃門侍郎

蔡景歷爲祕書監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時政事皆由  
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國機要尚書  
唯聽受而已 丙子上幸鍾山祠蔣帝廟庚辰上出

佛牙於杜姥宅設無遮大會帝親出闕前膜拜 辛

巳追尊皇考文璿爲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氏曰  
安皇后追立前夫人錢氏爲昭皇后世子克爲孝懷  
太子立夫人章氏爲皇后章后烏程人也 置刪定

郎治律令 乙酉周王祀園丘丙戌祀方丘甲午祭

太社 戊子太祖神主祔太廟七廟始共用一太牢



始祖薦首餘皆骨體 戾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  
弃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上受禪歎曰吾  
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  
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陀於城中遙射官  
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夔口安都乃釋  
郢州悉衆詣沌口留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風不  
得進琳據東岸安都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  
等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  
爲琳所擒沈泰引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周鐵虎  
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鎖繫之

置琳所坐榻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  
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 十一  
月丙申上立兄子蒨爲臨川王瑱爲始興王弟子曇  
朗已死而上未知遙立爲南康王 庚子周王享太  
廟丁未祀園丘十二月庚午謁成陵癸酉還宮 譙  
淹帥水軍七千老弱三萬自蜀江東下欲就王琳周  
使開府儀同三司賀若敦叱羅暉等擊之斬淹悉俘  
其衆 是歲詔給事黃門侍郎蕭乾招諭閩中時熊  
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  
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上患之使



乾諭以禍福豪帥皆帥衆請降即以乾爲建安太守  
乾子範之子也 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降魏周  
太祖以固爲豐州刺史久之固循習梁法不遵北方  
制度周人密欲代之而難其人乃以司憲中大夫令  
狐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  
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爲  
湖州刺史整遷豐州於武當旬日之間城府周備遷  
老如歸固之去也其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  
朝制弗許莫不流涕而去 齊人於長城內築重城  
自庫洛枝東至鳴紇戍凡四百餘里 初齊有術士

言亡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沙門顯祖在晉  
陽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於漆帝以上黨王渙  
於兄弟第七使庫直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  
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浮河南度至濟州爲人所執  
送鄴帝之爲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浚皆見世宗帝有  
時浚出浚責帝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帝深銜之  
及即位浚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帝  
嗜酒私謂親近日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  
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否  
或密以白帝帝益銜之浚入朝從幸東山帝裸程爲



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帝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帝遣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地牢飲食澁穢共在一所

二年春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湓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爲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爲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

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競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其爲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琳曰周迪黃法氈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爲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孝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爲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爲司空



衡州刺史歐陽頴爲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周以晉公護爲太師 辛丑上祀南郊大赦乙巳祀北郊 辛亥周王耕籍田 癸丑周立王后獨孤氏 戊午上祀明堂 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齊 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爲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消難尚高祖女情好不睦公主訴之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臯消難從弟子瑞爲尚書左丞與御史中丞畢義雲有隙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北豫州采風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令所親中兵參軍裴藻託以私假間行入關請降于周三月甲午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五千迎消難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三遣使報消難皆不報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城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物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至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



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周以消難為小司徒 丁酉齊主自晉

陽還鄴 齊發兵援送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

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琳遣兄子叔

寶帥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琳奉莊即皇帝位改

元天啓追謚建安公淵明日閔皇帝莊以琳為侍中

大將軍中書監餘依齊朝之命 夏四月甲子上享

太廟 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

季卿為江陰王 己巳周以太師護為雍州牧 甲

戌周王后獨孤氏殂 辛巳齊大赦 齊主以旱祈

雨於西門豹祠不應毀之并掘其冢 五月癸巳余

孝頃等屯二萬軍于工塘連八城以逼周迪迪懼請

和并送兵糧樊猛等欲受盟而還孝頃貪其利不許

樹柵圍之由是猛等與孝頃不協 周以大司空侯

莫陳崇為大宗伯 癸丑齊廣陵南城主張顯和長

史張僧那各帥所部來降 辛丑齊以尚書令長廣

王湛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為尚書左

僕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 辛酉上幸

大莊嚴寺捨身壬戌羣臣表請還宮 六月乙丑齊

主北巡以太子殷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



理衆務仍開府置佐齊主特崇其選以趙郡王叡爲  
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 己巳詔司空侯瑱與領軍  
將軍徐度帥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 齊主至祁連  
池戊寅還晉陽 秋七月戊戌上幸石頭送侯瑱等  
高州刺史黃法範吳興太守沈恪寧州刺史周敷  
合兵救周廸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分兵攻余孝頃  
別城樊猛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獲全孝  
頃等皆弃舟引兵步走廸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  
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王琳 甲辰上遣吏部尚書  
謝哲往諭王琳哲肫之孫也 八月甲子周大赦

乙丑齊主還鄴 辛未詔臨川王禧西討以舟師五

萬發建康上幸冶城寺送之 甲戌齊主如晉陽

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許王子晉以

厚賂子晉乃僞以小船依艖而釣夜載之上岸入深

草中步投陳軍還建康自劾上引見並宥之戊寅復

其本官 謝哲返命王琳請還湘州詔追衆軍還癸

未衆軍至自大雷 九月甲申周封少師元羅爲韓

國公以紹魏後 丁未周王如同州冬十月辛酉還

長安 余孝頃之弟孝勵及子公颺猶據舊柵不下

庚午詔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



之 齊三臺成更名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水井  
曰崇光十一月甲午齊主至鄴大赦齊主遊三臺戲  
以槊刺都督尉子輝應手而斃常山王演以帝沈酒  
憂憤形於顏色帝覺之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  
演唯涕泣拜伏竟無所言帝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  
似嫌我如是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壞  
弃未幾沈酒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  
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  
晞以爲不可演不從因問極言遂逢火怒演性頗嚴  
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即考竟帝

乃立演於前以刀鏗擬脅召被演罰者臨以白刃求  
演之短咸無所陳乃釋之晞昕之弟也帝疑演假辭  
於晞以諫欲殺之王私謂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  
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  
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配甲坊  
居三年演又因諫譴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日夜  
涕泣帝不知所爲曰儻小兒死柰我老母何於是數  
往問演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  
詣演演抱晞曰吾氣息惛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  
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



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  
惜獨不念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免徒  
還爲王友及演錄尚書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  
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可宜一  
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  
卿宜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  
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  
演曰今朝廷所恃者惟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  
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  
出理外將柰殿下家業何柰皇太后何演歛歔不自

晞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久思今遂息意  
即命火對晞焚之後復承間苦諫帝使力士反接拔  
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是誰教汝演曰天下噤口  
非臣誰敢有言帝趣杖亂捶之數十會醉卧得解帝  
褻黷之遊徧於宗戚所往留連唯至常山第多無適  
而去尚書左僕射崔暹屢諫演謂暹曰今太后不敢  
致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太  
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  
帝嘗嫌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帝登金鳳  
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



首帝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帝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之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若其實也當決行之此言非所以爲戲恐徒使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帝帝乃止帝旣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旣不勝苦皆至誣服唯三公郎中武強蘇瓊歷職中外所至皆以寬平爲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

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慙帝怒臨漳令嵇暉舍人李文思以賜臣下爲奴中書侍郎彭城鄭頤私誘祠部尚書王昕曰自古無朝士爲奴者昕曰箕子爲之奴頤以白帝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帝銜之頃之帝與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殿前投尸漳水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脩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



庚寅齊以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尉粲爲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常山王演爲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司徒 壬午周大赦 齊主如北城因視永安簡平王浚上黨剛肅王渙於地牢帝臨穴謳歌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顫帝愴然爲之下泣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帝亦以浚與渙皆有雄略恐爲後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槩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土石後出之皮髮皆盡尸色如炭遠近爲之痛憤帝以儀同三司劉郁授浚以浚妃陸氏賜之馮文洛殺渙以渙妃李氏賜之二人皆帝家舊奴也陸氏尋以無寵於浚得免 高涼太守馮寶卒海隅擾亂寶妻沈氏懷集部落數州晏然其子僕生九年是歲遣僕帥諸酋長入朝詔以僕爲陽春太守 後梁主遣其大將軍王操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

三年春正月巳酉周太師護上表歸政周王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初改都督州軍事爲總管王琳召桂州刺史淳于量量雖與琳合而潛通於陳



二月辛酉以量為開府儀同三司 壬子侯瑱引兵  
焚齊舟艦於合肥 丙戌齊主於甘露寺禪居深觀  
唯軍國大事乃以聞尚書左僕射崔暹卒齊主幸其  
第哭之謂其妻李氏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帝曰然  
則自往省之因手斬其妻擲首墻外 齊斛律光將  
騎一萬擊周開府儀同三司曹回公斬之柏谷城主  
薛禹生弃城走遂取文侯鎮立戌置柵而還 三月  
戊戌齊以侍中高德政為尚書右僕射 吐谷渾寇  
周邊庚戌周遣大司馬賀蘭祥擊之 丙辰齊主至  
鄴 梁永嘉王莊至郢州遣使入貢于齊王琳遣使

將雷文策襲後梁監利太守蔡大有殺之 齊主之  
為魏相也膠州刺史定陽文肅侯杜弼為長史帝將  
受禪弼諫止之帝問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  
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已銜之高德政用事弼  
不為之下嘗於衆前面折德政德政數言其短於帝  
弼恃舊不自疑夏帝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  
之既而悔之驛追不及 閏四月戊子周命有司更  
定新曆 丁酉遣鎮北將軍徐度將兵城南皖口  
齊高德政與楊愔同為相愔常忌之齊主酣飲德政  
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凌逼



人德政懼稱疾欲自退帝謂楊愔曰我大憂德政病對曰陛下若用爲冀州刺史病當自差帝從之德政見除書即起帝大怒召德政謂曰聞爾病我爲爾針親以小刀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足劉桃枝執刀不敢下帝責桃枝曰爾頭即墮地桃枝乃斬其足之三指帝怒不解囚德政於門下其夜以氈輿送還家明日德政妻出珍寶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之怒曰我御府猶無是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遂曳出斬之妻出拜又斬之并其子伯堅以司州牧彭城王浹爲司徒侍中高陽王浞爲尚書

左僕射乙巳以狄兼太尉

齊主封子紹康爲太子

王 辛亥周以侯莫陳崇爲大司徒達奚武爲大宗

伯武陽公豆盧寧爲大司寇柱國輔城公邕爲大司

空 乙卯周詔有司無得糾赦前事唯廐庫倉廩與

海內所共若有侵盜雖經赦宥免其罪徵備如法

周賀蘭祥與吐谷渾戰破之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

其地爲洮州 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齊太史奏

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

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

諸元以厭之癸未誅始平公元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



詔等十九家詔幽於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周文  
育周迪黃法甄共討余公颺豫章太守熊曇朗引兵  
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公颺詐降謀執文育  
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其將曹  
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勸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  
相拒自帥其衆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迪等敗  
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衆  
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之文育不從時周  
迪弃船走不知所在乙酉文育得迪書自齎以示曇  
朗曇朗殺之於坐而併其衆因據新淦城曇朗將兵  
萬人襲周敷敷擊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魯悉達亦  
將梅天養等引齊軍入城悉達帥麾下數千人濟江  
自歸拜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 六月戊子周以霖  
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猗氏樂遜上言  
四事其一以爲比來守令代期旣促責其成效專務  
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聞諸荒  
外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爲頃者魏都洛  
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爲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  
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  
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爲選曹補擬宜與



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  
望旣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  
然後呈奏其四以爲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  
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  
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爲舉動 周處  
士韋質老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  
周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遙  
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脩第舍質仰視  
堂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  
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雋讚之孫也少

有學行家人常賣物多得絹五匹雋於後知之曰得  
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  
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世宗虛  
心欲見之雋不得已入見王引之同席而坐問以魏  
朝舊事載以御輿令於王前乘之以出顧謂左右曰  
如此之事唯積善者可以致之 周文育之討余孝  
勳也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繼之文育死安都遂  
遇主琳將周炆周協南歸與戰擒之孝勳弟孝猷帥  
所部四千家詣安都降安都進軍至左里擊曹慶常  
衆愛破之衆愛奔廬山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 詔



臨川王禧於南皖口置城使東徐州刺史吳興錢道戢守之 丁酉上不豫丙午殂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殼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皇子昌在長安內無嫡嗣外有疆敵宿將皆將兵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在建康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祕不發喪急召臨川王禧於南皖景歷親與宦者宮人密營歛具時天暑須治梓宮恐斤斧之聲聞於外乃以蠟為祕器文書詔教依舊宣

行侯安都軍還過至南皖與臨川王俱還朝甲寅王至建康入居中書省安都與羣臣定議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皇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又手解禡髮推就喪次遷殯大行于太極西階皇后乃下令以舊纂承大統是日即皇帝位大赦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為皇太后辛酉以侯瑱為太尉侯安都為司空 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為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



空中承之以稍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弃尸  
漳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瓜甲鄴下爲之久不食魚使  
元黃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鷗以飛黃頭獨能  
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唯開府  
儀同三司元蠻祠部郎中元文遥等數家獲免蠻繼  
之子常山王演之妃父文遥遵之五世孫也定襄令  
元景安虔之玄孫也欲請改姓高氏其從兄景皓曰  
安有弃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  
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  
高氏 八月甲申葬武皇帝於萬安陵廟號高祖

戊戌齊封皇子紹義爲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  
王孝琬爲左僕射都官尚書崔昂爲右僕射 周御  
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  
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  
號巳亥周王始稱皇帝追尊文王曰文皇帝改元武  
成 癸卯齊詔民間或有父祖冒姓元氏或假託攜  
養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 初高祖追謚  
兄道譚爲始興昭烈王以其次子頊襲封及世祖即  
位頊在長安未還上以本宗乏饗戊戌詔徙封頊爲  
安成王皇子伯茂爲始興王 初周太祖平蜀以其



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間諸子誰可往者皆不  
對少子安成公憲請行太祖以其幼不許壬子周人  
以憲為益州總管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蜀  
人悅之九月乙卯以大將軍天水公廣為梁州總管  
廣導之子也 辛酉立皇子伯宗為太子 巳巳齊  
主如晉陽 辛未周主封其弟輔城公邕為魯公安  
成公憲為齊公純為陳公盛為越公達為代公通為  
冀公道為滕公 乙亥立太子毋吳與沈妃為皇后  
周少保懷寧莊公蔡祐卒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  
復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

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  
則任汝慎勿殺也尚書令開封王楊愔領軍大將軍  
平秦王歸彥侍中廣漢甄子獻黃門侍郎鄭願皆受  
遺詔輔政冬十月甲午殂癸卯發喪羣臣號哭無下  
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大赦庚戌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詔諸土木金鐵雜  
作一切停罷 王琳聞高祖殂乃以少府卿吳郡孫  
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  
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眾臨江為之聲援十一月  
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瑱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兵禦



通鑑卷一百六十七  
之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淦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  
擊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 齊  
以右丞相斛律金為左丞相常山王演為太傅長廣  
王湛為太尉段韶為司徒平原王淹為司空高陽王  
浟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牧侍中燕子  
獻為右僕射 辛未齊顯祖之喪至鄴 十二月戊  
戌齊徙上黨王紹仁為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為范陽  
王長樂王紹廣為隴西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七



